

# 中国是我心中 世界开始的地方

方鸿辉

7月17日中午，杨福家先生的学生陈建新教授发来一条微信，报告杨福家先生谢世了。闻此噩耗，甚惊甚悲。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么？上周，我还发了他的一篇用于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述情怀》的文稿——《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请他审定并确认呢。

与杨福家先生认识已有20多年了。第一次交往是在1994年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书稿催文之事，与他电话和书信联系了好多次，但直至1996年该书出版后仍未能见面。我是审读了他的自述，才大致了解到他的情况。杨福家先生是宁波镇海区骆驼街道团桥人。其祖上是三北人，与笔者同乡。杨家原来居住在范市镇范村（今慈溪市龙山镇），据记载是200年前迁移到镇海的。其祖父杨志甫先生早年去上海经商，从学徒做起，一直升到方氏家族经营的方萃和糖行的经理，挣下一份可观的家业，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932年在上海谢世。杨福家父亲杨善卿继承家业，也从学徒做起直到糖行经理。杨福家有兄弟姊妹8人，他是老八，三哥杨福愉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是中国生物膜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杨家一贯重视教育，在那个年代竟培养出3名优秀大学生。最令人吃惊的是，1991年杨家老五杨福愉与老八杨福家同一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前者是生物学部，后者是数理学部。“一门双院士”成了中国学术界佳话。

第一次与杨先生见面是在2000年年底上海市科协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那天的圆桌会议每一位与会者都放了席位卡。我刚坐定，就有一位老先生拍拍我的背，带着浓重宁波口音的上海话问道：“依就是方鸿辉总编？”我立即起身，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不就是从未谋面的复旦校长杨福家院士么？我立即起身与他握手，“是啊，方鸿辉编辑，但不是总编。您是杨校长吧？”他拍拍我的肩膀：“依尽出好书，啥辰光也帮我出一本？”“当然可以咯，愿意效劳！”

那天晚饭后，我照例打开电脑处理当天的邮件。邮箱中最后一封邮件竟然是杨先生发来的——真是一位雷厉风行的人啊。邮件是一份关于知识与高等教育的选题报告，没有半句客套话。该选题完全符合我当时正在组稿的科学人文读本——“科苑撷英”丛书的方向，并且第一批的张香桐院士及王梓坤院士已答应

七月初七临近，看到不少年轻人在微信上热闹着，我一下子就意识到，那晚牛郎织女又将“银汉迢迢暗度”了。推想两个人“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同情之余，我又为他们打起如意算盘来：如今条件好了，你们俩别再麻烦喜鹊帮忙，拿点钱出来，请在银河上造一座钢筋水泥大桥，不就永远在一起了吗？现在连跨海大桥都能造，银河毕竟只是一条河嘛。

桥是真好！为牛郎织女提供方便那是神话，在人间，桥的作用就实实在在的。老人说，旧时有人做善事不外乎“修桥铺路造凉亭”，这话，是把桥和路相提并论。但我想，“桥归桥，路归路”，它们虽然都有关交通，但身价毕竟不同。区别在哪里？且看两位名人的话。一个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个说，“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你说，到底这路和桥，哪一个的地位更高？

也许是桥使天堑变成了通途给人提供方便，也许是桥似长虹卧波使人产生美感，总之，桥很受人喜爱。你单看，到了一个旅游景点，如果这里有座桥，上面总有人在拍照留影。甚至连小孩也喜欢桥。记得我十几岁时，曾背着两岁的外甥以大堰去湖塘，每到一座桥前，他就急急地嚷：“囡囡走！”一边就推着下地来了。而一过了桥，他就又把两只

赐福，眼下又有杨福家先生的美文，岂不是天赐良稿？我当即函复同意接受。这就是2001年8月由我社出版的《博学笃志——知识分子与高等教育》一书。

由于“知识经济”是一个刚刚冒出的热门话题，杨福家的书稿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作为责任编辑，我应《世纪书窗》之约，也为该书撰写了书介书评——《中国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该文被2001年第11期《群言》杂志转载，不久又被2002年第2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关于杨福家先生，我还想起了我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院士（也是慈溪人）对他的评价。

自1999年起，笔者受邀担任《上海画报》“名人自述”专栏特邀编辑，每月介绍一位中科院或工程院的院士。

2001年2月号《上海画报·名人自述》介绍杨福家，文稿即将刊印，但杨先生要求补写一段有新闻性的文字——他已决定受聘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信息。月初的那天清晨，传真机吐出一

叠杨先生受聘文件及教育部、中科院几位领导的贺词，但那天也恰巧进入4月号刊载的谈家桢院士文稿的确认环节，须将编辑后的初稿送嘉定安亭镇众仁花园谈老寓所，由谈老亲自审定。由于去时匆匆，误将杨先生刚发来的传真件置于待审文稿末尾。当我将稿子交给谈先生审阅后，便坐下与师母聊天。谈先生审完自己的文稿后，又看到关于杨福家先生的传真件，突然从沙发上站起，用一口宁波话，勃然大怒：“杨福家实实在在是块好料，摆着人才……倒被外国人用去了！像话吗？”我们见状，立即请谈老息怒。我们知道，谈先生并非心胸狭隘，他实在是惜才如命啊！

事实证明，谈先生的眼光和判断是正确的——“杨福家实实在在是块好料”。从复旦校长位置辞职后，他作为第一位在籍中国人担起了英国著名的诺丁汉大学校长之职，而且因干得出色，连任四届，从2001年至2012年，足足当了12年诺丁汉大学的校长。同时期，杨先生兼任着中

国科协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等一系列国内外要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块好料”还亲力亲为地开垦了一块试验田——创办宁波诺丁汉大学，看似在实践“博雅教育”，却意在成功实践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国际化。

杨先生是一位很务实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一贯注重播扬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先进的人文与教育理念。光是受笔者之邀，他就去过不少高校和中学、上海市科普作协，甚至远赴深圳等地作精彩的科普和人文报告，受邀担任第五版和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委……

很值得回忆的是，2016年我曾选编了一部杨福家文集——《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杨福家院士的科学人文思考》。编纂工作完成时，恰逢杨先生八十年华诞的来临。记得那年5月，杨先生要去北京开会，他很想将此书带到会场，赠送给各位朋友。当我将杨先生这个愿望告知正在印刷装订的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务有限公司的师傅们时，他们都很理解，连夜赶着装订了10本样书，第二天直接送达虹桥机场候机室，这给杨福家以极大的惊喜。翻看这本大红丝绸封面的精装本、全彩色精印的文集，他立即拨通了我的电话，表达收到新著的惊喜和感谢。应该说，这部文集也确实成了杨福家八十大寿的一份小小贺礼。

至今想来，深感欣慰。（作者系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



消暑

水贵仙摄

## 家乡的桥啊

张仿治

小手伸着要我背上爬。

江南乡间，多的是石桥头，因此我的儿时记忆中有许多家乡的桥。最早的当是大堰的“碾上墩”桥，“碾上墩”可能是它的小名，它的大名，记得当时刻在桥栏上，叫“丰产桥”，再早，听人说叫“长山碾”，五百多年前的造，有碾板，用来抗旱泄洪的。可是儿时的我记不了那么多，只知道桥东头的点心店里有一个人师傅，油条煎得又大又酥，特别受人欢迎，所以那时父母叫我买油条，我去那里，尽管排队的人特别多。

后来读初中，过了横街头后，会接连看到三座桥，那是汤家桥、太平桥和镇定桥。镇定桥就在学校旁边，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我和同学们站在桥的石栏上往下跳。现在想来那是很危险的事，但当时运气好，竟没出过什么事。关于汤家桥的记忆就多了，我曾吃过同学从桥边米厂里他父亲处讨来的糠饼，那是米糠榨油后的渣，很有一股香味。北岸往东去的一片河滩上，我曾和同学们一起捡到两个鸭蛋，估计是放养的群鸭从这里经过时，有两只母鸡憋不住了，把蛋生在

了河滩上。特别是汤家桥南堍的粮站，我要经常去买米，当时买米还要搭配一定数量的番薯……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可汤家桥还在那里。那桥的寿命长，人间的风霜雨雪生且净丑悲欢离合人都看在眼里，至今一定全记着。

也许古今的人都爱拿桥说事，只是品位不同，说出来的事，格调也有高低。像我这样只能说些芝麻绿豆琐事，而名人说的事就令人回味无穷了。刘禹锡在南京写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短短二十八字，就让人想起朱雀桥边那青石板上的乌衣巷是如此的宁静悠远、悲喜无限。而在维扬，更有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凄凄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同是二十四桥，盛衰对比，怎不叫人感慨沧桑！

中国有名的桥很多，如河北的赵州桥、北京的卢沟桥等，但，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桥不在高，有故事则名。杭州的断桥本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白蛇娘娘和许仙在这里会了一回，断桥也不断了，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宁波城里有一座张斌桥，就因为它记载着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所以现在桥早就不在了，它的名字却还在百姓口中传颂。

还是说说我自己家乡的事。记得大堰南面的石湫村里有一座“五板桥”，八百年前就造起来了。它的名字简单，只因它是由五块条石相拼而成，可是，桥面北侧联建有一座叫“清渠阁”的跨河建筑，乡亲们称它为“水阁凉亭”，有了它，“五板桥”就出名了。有的桥名，后人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但会给人带来联想。郭隘一带曾有一座孝思桥，一座滑石桥，我都想知道这是什么是个名字。至于大堰的关圣桥，估计是纪念关羽的，新碾的肃洪桥，是不是在抗洪以后造的，还有小港的长山桥、大榭的太平桥、柴桥的五马桥，它们肯定都有故事。

如今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桥也造得又多又好。但我有时会有一点遗憾——我身边许多坚固美观的新桥，怎么就不赐给它一个芳名呢？其实，即便是一个小名、一个土名也无妨。你看，前面说过的杭州的断桥，多难听，石湫的五板桥，多土气，但都成名了。对了，为牛郎织女做好事的鹊桥，虽然人们都没见过，不也名扬四海了吗？

给桥起一个芳名，百年后，后人会摸着桥上长了青苔的刻痕，指着桥名和修建日期，说出许多故事呢。

时值大暑，南京雨花台风景区郁郁葱葱，两辆大巴和多辆小车组成的车队经过雨花台烈士陵园广场，缓缓驶向北坡的停车场。百余位身穿统一黑色T恤的男女，在常州大学方孝孺研究中心老师的带领下，转入林间小径。槐树耸立两旁，山径上盛开的黄白色蝶形槐花，泛着清香。还是早上七点半时光，晨练的市民正收起木兰扇和剑器，三三两两悠悠往回转。太阳刚从树梢升起，在树与树的间隙斜射出一道道光束，照在这队黑衣人身上。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看到黑色T恤衫后背印着“纪念方孝孺殉道620（诞辰665）周年”的红字，低声互语：“哦，是来祭拜方孝孺先生的。”

墓祭队伍经木末亭而下，向左转弯，路边一块指示牌标着“方孝孺墓”，不远处的石台上立着一块方形花岗石板，上刻“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方孝孺墓、南京市人民政府立、一九八二年八月”等文字。向下走不多远，只见一组弧形排列的墓碑群，碑文字体各异，简约的内容皆为颂扬方孝孺先生。碑林之下，一座由花岗石包砌的大墓，前有巨大赭质背负着墓碑，直书“明方正学先生之墓”，墓顶呈圆穹状，墓的后背铺有半圆形步道可供祭祀者绕行。我们到达时，祭奠准备工作已安排妥当，墓边环摆着方氏宗亲敬献的花篮，墓前供桌上插着红烛，摆满了水果等供品。

我这次随“宁海方氏宗亲代表团”前来参加“方孝孺殉道620周年纪念大会”，是以乡党的身份。久慕方正学先生的文章与气节，总想寻个机会到他墓前跪拜，这次得以如愿，内心既沉重又有几分激动。能和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祭拜先祖的方氏宗亲后裔一起，能和参加“方孝孺殉道620周年纪念大会”的学者专家们一起，见证这么隆重肃穆的祭祀仪式，心头波澜起伏。想想这些逃出生天的方氏后裔们，在明建文未至万历这180多年间，隐姓埋名，备受苦难与委屈，我内心骤然升起一股敬意，因为在他们体内遗传着方方正正先生的生命基因，赓续着方氏一脉的精神血脉。

祭奠仪式开始了。祭司主持的音调高亢而独特，大家肃立致哀，深深的三鞠躬之后，主办方和方氏宗亲代表作了简短发言，主祭者先行祭拜大礼，然后各位参祭者手持一朵黄色菊花，到墓前鞠躬敬献，再绕墓一周。庄重的仪式感让每个人屏住呼吸，仿佛方正先生随着太阳升上高处，他的眼神和道道晨光一起，穿透了每个祭拜者的心灵角落，在先生光芒的覆盖下，卑微的私欲杂念荡然无存，这样的祭奠犹如一场灵魂的洗礼。仪式结束，待所有参拜者走远，我在方先生清静的墓前又拍了一些照片，包括神道、半身铜像和最前面刻有“天地正气”4字的石牌坊，牌坊对联是：“十族殉天遗六氏，一抔埋地接孝陵。”

时间倒回至明万历十三年，据文献记载，明神宗朱翊钧下诏褒录建文帝时期的诸忠臣，方孝孺先生终得沉冤昭雪。当时在南京为官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奉旨在聚宝山木末亭下方找到方孝孺的墓地，为其修葺；清

## 木末亭畔拜忠魂

方孝孺殉道六百二十周年纪念祭侧记  
陈剑飞

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又对方孝孺墓加以整修，使墓园渐成规模，同治五年李鸿章所题的“明方正学先生之墓”墓碑至今还在。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重修了方孝孺墓，墓区由牌坊、方孝孺铜像、神道、墓碑和墓体按中轴线布局有机组成，依山就势，形成了一个仰望的环境地貌。墓区建筑全部采用青石，和周边林木的幽静氛围融为一体，加上几棵古树和古柏，更加凸显了庄重高古的气息。

原路返回时，我特意去木末亭拍了几张照片。“木末”二字出自屈原《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句，意为高于树梢之上。雨花台建木末亭，“木末风高”应合称赞历代志士仁人高风亮节之寓意吧！方正学先生的墓位于木末亭畔，不是一种天意的巧合呢？正这样想着时，就在路标上看到，木末亭畔还有奉伯祠、南宋杨邦又剖心处、海瑞祠等，不远处还有“二忠祠”。这座山难道是忠骨的集结处，历史上多少个有气节有信仰的人，或墓或祠，把最后的归处选择在了这里。而方正学先生在这些忠臣里，是死得最为惨烈的一个，真的被朱棣诛灭十族。那个偷偷收葬方孝孺遗骸于雨花台的门人廖铺，永远不应忘记他，如果没有他当年及时收尸收葬，就没有今天的方孝孺墓了。廖铺勇敢担当的行为无疑挑战了朱棣的权威，他由此被朱棣处死。

大巴车经过雨花台烈士陵园巨大的就义群雕时，当看到那些革命先烈在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地献身，我想他们和方正学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时代不同，他们的信仰也不一样，但刚正不阿、舍生取义的人格力量是相同的。车子很快到达了下榻酒店，“方孝孺殉道620周年纪念大会”马上就要召开，我收拢思绪，将认真聆听那些对方孝孺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和专家们的主旨演讲去了。

## 学会孤独

陈云燕

有一次，和很多人一起去爬山，在曲径蜿蜒的山间小道，偶遇一位熟悉的爬山老友，正独自一人沿着古道缓步而上，便过去搭话：为何是一人？老友笑着说，一时半会凑不齐“驴友”，兴之所至，反正熟悉山路，就独自爬山来了。我说，一个人爬山，不会感到孤独吗？老友坦然大笑：当你想做一件事时，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伙伴，你就不做啦？很多时候，人要学会独处。听完此言，我的灵魂似乎被触碰了一下，再度细细打量这位老友，忽然觉得如遇高人。

显然，孤独是一种耐得住寂寞的本领，除了性格，它还来自学识和修炼。生活中，会跟许多人相遇，或是相处，这样表面上似乎很充实，但如果缺乏契合感，就会无法接纳。纵然热闹，内心仍是孤独的，无论多么熟悉，对方仍只是生命中的过客，与我无关。

学会孤独，是和自己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只有真正体味过孤独的人，才能明白个中况味。

在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烦恼不断，很想找一个倾诉的人，但交谈之后，发现那人并不是你合适的听众，倾诉之后更添了一层懊恼。有人说，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立生存的，我们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只有自己才完全理解的世界里。此刻，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伤口揭示给不相干的人看，因为许多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己。随着岁月的沉淀，我渐渐看淡了诸多事，也学会了与自己、与生活和解。

孤独的时候，我会与自己对话，那是内心最真实的自我与灵魂的坦然面对，无需掩饰任何情绪，理智而不急躁。在无数次对话中，我的思绪变得清澈明朗起来，对事对人的理解也

较为理性而不再纠结。

孤独的时候，我去爬山，和草木对话，和流水对话，和森林对话。我试着问草木、流水和森林：你们有灵魂吗？你们能听懂我的话吗？然后，草木微醺，流水潺潺，森林荡漾，我遂大笑——每个人的世界，都是自己营造的，你若看透，天地一片清静。

孤独的滋味固然不太好受，但如果内心足够充盈，就可以抵挡住所有寂寞。有人说，鲁迅在《秋夜》开篇的第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许多人觉得不解，其实，这是因为作者内心是孤独的，他用了一种语感，将视线慢慢地从一株枣树移到另一株枣树上，用重复的语言来传递自己此刻孤寂烦闷的心情。同样的，郦道元《水经注·三峡》的诗句：“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空旷的山谷，一片清凉和寂静，高处的猿猴拉长声音鸣叫，非常凄凉怪异，这就是作者的孤独。当自己的苦闷和彷徨不能释放时，当自己的才华受到抑制时，作者用文字化为一缕清风抵挡住所有的孤独。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一书中说过一段话：“孤独是美丽的，置身于孤独之中，你会把全身心放松，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清新与宁静。”尤其在暗夜里，我会凝望着深邃的夜空，静静地用心去品味那寂寞而清远的孤独，此刻，孤独是一种深刻的诠释，诠释了心灵深处中最真实的自我。虽然它没有声音却有思想，没有外延却有内涵，一任思绪飞舞，释放着自己最真实的情感。

孤独是一份人生的体验，也是一种人生的感悟，是酒醒人散后一杯醒酒的清茶，也是消去喧嚣后一份真实的寂寞，更是人生的一种况味。